經世遺表 九

地官修制
賦貢制 一之三

共十五 又續一

經世遺表卷之二十五

負累臣 丁鏞 撰

地官修制 賦貢制一

九賦論

臣伏以禹貢者堯舜之法也堯舜之法厥田九等厥賦九等田者井地之出粟者也賦者夫家之斂財者也周禮大司徒以九等制天下之地征以九等斂天下之財賦地征者禹貢之所謂田也財賦者禹貢之所謂賦也一田一賦兩起雙立爲有國經用之本爲人主馭衆之權自秦以來典籍散亾憲章無述其依俙傳聞者井田

之說其九賦九貢之法漠然遼絕名物都泯况其規模節目何從而得聞乎於是儒者注經田曰土品賦曰田稅於是田有賦而賦則公矣仁政莫先於薄斂誠使田有賦而賦則公何善如之但古者民有九職九職農居一焉惟農有賦而八職無所賦豈不亦偏敧而不公乎有國家者不能無經用有祭祀焉有賓客焉有軍旅焉會同焉有喪紀焉凶札焉况天子國君皆有公卿大夫士府史胥徒輿臺阜隷之倫皆不能饔飧而並耕又有宮室城郭府庫甲兵之費不斂於民將於何出於是百用所須皆責於田田用荒蕪民不聊生於是賦之爲物

潰決而橫出焉若熱雲積鬱而雷火奮發若孔僅桑弘羊劉晏楊炎之等各以其意立制出賦本不深考乎先王之法豈能盡合乎先王之制其有背於先王之制者創見而衆罵之其有不背於先王之制者亦創見而衆罵之凡言財賦之事者不問是非史冊書之爲小人先儒議之爲罪人嗣茲以降凡明哲自愛之人皆知所以處其身唯高談大言排擊掌事之臣入對經筵唯誦述鄒孟氏數言漢文帝諸事以釣時譽以收民望實不能游考先王之典章以成一代之規橅則其流之害將使國計板蕩法紀潰裂民受毒而國隨以亾若使皐陶議

罪必將與掌事而有誤者同律不可以獨無咎卽孟子誦雨我公田之詩以證周人之有助法則周人九賦九貢之制孟子未必皆詳述漢文帝初幷天下無賓客會同之用匈奴方弱無軍旅甲兵之費輕繇薄賦与民休息適其所遇者時若使禮樂文物如文武成康之時則文帝不能如是蠻夷猾夏四海雲擾則文帝不能如是矣爲國家者有大經大法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相傳相受厥有遺文見於禹貢見於周禮奉而行之尚有典刑顧何必求法於無法之世而求道於非道之國哉我

國家建國之初庶事草創田制尚無經理況於賦乎中

經喪亂國用隳匱軍門累設至五至六厥兵數萬仰哺於度支所謂邦賦者惟於傭匄流離之甿徵其軍布父子五人歲納五疋黃口白骨是剝是椎除此以外無收賦也宅廛無賦焉夫家無賦焉職貢無賦焉山林川澤無賦焉其無賦焉者惰游無業皆竄偷生其有賦焉者哀號顚連流離滅亡於是農夫少而游士多賤者少而貴者多田野不闢貨財不興國未有如是而能治者也易曰二君一民小人之道言賤者宐多也管子曰貴人多則其國貧此今日之大憂也國計莫急於平賦臣請得而言之

禹貢曰冀州厥賦唯上上錯厥田唯中中節雍州厥田唯上上厥賦中下節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愼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節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臣謂田者九一之耡粟也賦者九賦之徵斂也○庶土田等也彼此比較以定其等故曰交正也○財賦九賦之財也田之肥瘠易辨賦之盛衰難平故聖人致愼也於是皆倣上中下三壤之法亦定爲九等成賦法於中國也○賦納總以下亦九賦所納非田稅也九賦之中亦有穀粟之納以其遠近差其精麤故言之若布帛錢

貨之等不以遠近有差故不著也○連豪曰穗截禾本取

穗曰銍去其豪去穎曰秸服去穗中之骨此鄭玄之義也此三

者皆所以飼馬古者天子之國諸侯歲朝歲一見二歲二見三歲一

見遠近有差馬有稍餼軍旅時興馬有稍餼馬牛羊豕畜牧

蓄庶皆有稍餼故井耡亦徵稷禾仲尼之言見國語都鄙皆斂

稍秣皆先王所以富國強兵務本崇實者若如今俗總

銍秸服不必賦也○臣謹案田等賦等既相差錯則田

是田出賦是別斂各為一法不可相混而先儒釋經每

以厥賦謂田出曲解謬義回護纏繞多不合理並見尚

書說今姑略之然魯君用田而賦孔子大驚書之春秋

曾謂堯舜之時而有用田而賦乎田法賦法兩起雙立爲有國財用之源經義一晦典章隨泯爲國家者於建邦立極之初原不治賦其敝也徵歛無藝流毒萬姓嗚呼經可易言哉

吕祖謙曰自五百里之外其餘四服粟米不運之京師必以所當輸者土貢於天子冀州在王畿全不斂土功正緣已輸粟米也葢當時寓兵於農所謂貢賦不過郊廟賔客之奉都無養兵之費故取之畿甸而足周官所載九畿之貢所謂食者半或三之一或四之一所謂土貢未必能當句貢賦之半留之於諸侯之國以待王室

之用皆是三代經常之法○臣謹案禹貢田是一物賦是一物先儒以賦爲田出一誤也總秷秸粟認爲耡粟二誤也王畿之外皆屬諸侯更有何米運之京師三誤也諸侯以其土宜修其土貢王畿之貢誰將輸之四誤也大司徒建國之法其食者半其食者參之一本無正義先鄭以其半爲附庸後鄭以其半爲一易以其參之一爲再易賈疏以其半爲貢物聚訟紛然未有定論然外服諸侯其田賦所出皆所自食惟修土貢今乃曰畱之侯國以待王用五誤也每以宋眼仰視堯天其何以得古制乎

周禮天官冢宰以九賦斂財賄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

之賦三曰邦甸之賦四曰家削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
邦都之賦七曰關市之賦八曰山澤之賦九曰幣餘之賦
臣謂邦中王城之中〇鄭曰四郊去國百里六遂遠郊及邦
甸二百里公邑之所在家削三百里削音稍邦縣四百里小都之所
在邦都五百里大都之所在〇臣謂幣者金銀珠玉布帛皮
革之通名官府都鄙以其歲入之幣供五禮之用其有
餘者職幣收之以待王用此之謂幣餘也謂之賦者凡
數斂者謂之賦〇臣謹案王畿之制總有六重王城在
中五重在外也六重之賦秖有三種一曰夫家之征一
夫一婦与之成家則有所賦也二曰宅廛之征一畝五

畝受廛爲家則有所賦也三曰屋粟之征民受九職各
貢厥物農者以粟三三相束是亦賦也夫家之征名曰
夫布六畜車輦較其貧富分之爲九等水居者計其舟楫宅廛
之征名曰里布園林蔬果較其貧富分之爲九等載師宅廛
之稅園圃漆林並舉以定率屋粟之征名曰職貢虞衡圃牧工商嬪
妾較其貧富分之爲九等園圃兩入彼以地稅此爲身貢此三者萬民
之所同賦也王城之中無宅廛之征者載師云國宅無征接屋
連牆本無隙地可治園圃故免之抑以輦轂之民在所
饒也又王城之中本無農夫故亦無屋粟然九職之貢
靡不納也夫布里布布者錢也乃其所納則總銍秸粟

米五種之外薪芻疏材亦有徵歛應有恆率原以錢米定額乃以雜物比較立率如罰鍰之率金銀銅鐵皆折之以鍰也唯邦中之賦空無雜物惟錢是徵經雖無文可推而知也○若所謂關市之賦山澤之賦幣餘之賦此三者是又賦之於官府都鄙非直賦之於萬民也司關司市賦之於商旅賦之於市肆則天官諸府收而納之曰關市之賦山澤虞衡賦之於虞畋賦之於魚鹽則天官諸府收而納之曰山澤之賦官府都鄙賦民以金玉賦民以皮帛則天官諸府收其幣用之餘曰幣餘之賦益以諸物之中唯此三者爲貨賄之精實者故別立

其名与六爲九也幣餘之賦明出於官府都鄙經有正文見職幣則關市山澤不應獨殊也其必列之爲九賦者以財賦所入分之爲九段以待九用故謂之九賦非必所出爲九處也

鄭司農云邦中之賦二十而稅一各有差也○臣謹案載師云園廛二十而稅一先鄭所據者此也彼本宅廛之稅然且園廛在國城之外其義偏也

馬端臨云按此九賦先鄭以爲地賦後鄭以爲口賦然關市即邦中之地也山澤即四郊以下之地也一地而再稅之可乎關市即邦中之入也山澤即四郊以下之

入也一人而再稅之可乎後鄭雖有末作增賦之說然於幣餘一項尚覺牽强且居關市及山澤之民未必皆能占會百物以取利者也盡從而倍征之可乎愚以為自邦中至邦都皆取之於民者其或為地賦或為口賦不可知也關市以下則非地賦亦非口賦乃貨物之稅也關市者貨之所聚故有賦如後世商稅是也山澤者貨之所出故有賦如後世榷鹽榷茶之類是也幣餘則如後世領官物營運之類即差役之法故取其息息即賦也故名之曰九賦而太宰總其綱焉○臣謹案六重之賦即夫布里布屋粟之斂也關市山澤於此三者皆無所

當安得不別爲一項乎農夫旣輸三賦又於井田納其九一之耡商人虞人獨安得以三賦之故遂得關市無征山澤無斂乎商人以貨物當屋粟虞人以材物當屋粟皆九職之貢也關市者商賈之井地也山澤者虞衡之井地也井地收其九一則關市山澤別有大税以當公田之耡粟然後其義理均平焉乃以一地再税一人再税疑法之有誤豈不疎哉幣餘者會計之餘馬以爲差役免役之類即營運官物亦謬矣

鄭曰賦口率出泉也今之算泉民或謂之賦此其舊名與○又曰自邦中以至幣餘各入其所有穀物以當賦

泉之數○臣謹案賦之爲物或以穀粟或以布帛或以寶物或以疏材不必唯錢穀是徵也

鄭司農云幣餘百工之餘○鄭曰幣餘謂占賣國中之斥幣皆末作當增賦者若今賈人倍算矣賈云斥幣謂此物不入大府直斥出而賣之故名斥幣○賈曰幣餘者爲國營造用物有餘並歸之於職幣不入府藏則有人取之爲官出泉此人亦口稅出泉謂之幣餘○臣謹案二鄭皆非也賈疏引職幣似矣又欲兼遵鄭注不可用也今取幣餘諸文疏理如左

天官職幣掌式灋以斂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

鄭云給公用之餘振掌事者之餘財鄭云振拼也皆辨其物而奠其錄以書楬之以詔上之小用賜予○職歲掌邦之賦出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出賜之數以待會計而攷之貳者如今之副本凡上之賜予以敘与職幣授之○內府掌九貢九賦之貨賄凡四方之幣獻之金玉齒革兵器凡良貨賄入焉○臣謹案天官大府云幣餘之賦以待賜予而職幣之臣斂邦幣而振餘財也振舉以詔王之賜予則所謂幣餘明是此物特以九賦之中其八賦皆似斂之於下民惟獨幣餘之賦斂之於官府都鄙凡例不同故鄭為斥幣之說欲使九賦皆作斂民之物也官府者京司也都鄙者如今之

外官然經有明文何得違之凡敷斂者謂之賦義無嫌也

天官大府凡頒財以式灋授之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四郊之賦以待稍秣家削之賦以待匪頒邦甸之賦以待工事邦縣之賦以待幣帛邦都之賦以待祭祀山澤之賦以待喪紀幣餘之賦以待賜予

鄭曰稍秣卽芻秣也○臣謹案稍者禾稍也秣者禾末也古者不以粟米飼馬取其莖秸以飼之卽所謂稍秣也注疏云稍稍用之其義非也四郊者百里之內也禹貢曰百里賦納總然則四郊之賦以待稍秣乃堯舜以來相傳之法也周禮之合於虞制歷歷如此○九賦所入其物皆同而必分爲九種以待九用者用財欲有節也

後世之法百物皆入于一門百用皆出於一門物貨堆疊簿書叢雜人之精力本自有限安得總理如是吏緣爲奸濫僞莫察堯舜三王之法不如是也

大宰以九式均節財用一曰祭祀之式二曰賓客之式三曰喪荒之式四曰羞服之式五曰工事之式六曰幣帛之式七曰芻秣之式八曰匪頒之式九曰好用之式

鄭司農云匪分也頒賜也○鄭曰好用燕好所賜予○

臣謹案九賦旣入其所用如此成賦中邦有國之大政也

地官小司徒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以辨

其貴賤老幼廢疾凡征役之施舍乃頒比法于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衆寡六畜車輦辨其物以歲時入其數以施政教行徵令三年則大比攷夫屋及其衆寡六畜兵器以待政令施舍之施讀作弛

鄭司農云九比謂九夫爲井○鄭曰九比者冢宰職出九賦者之人數也○臣謹案大司徒以九等制天下之地征以作民職以令地貢以斂財賦以均齊天下之政此堯舜禹相傳之法也田分九等賦分九等所謂咸則三壤成賦中邦也然則九比者九等比較之法二鄭之說恐皆疎矣三年大比者物有盛衰其等以差故重整

税額以爲九等也禮曰問士之富數車以對問庶人之
富數畜以對車輦六畜所以別貧富而差九等故數此
而答之也老則免之幼則免之貴則免之賢則免之廢
疾則免之所以辨也鰥寡孤獨疲癃殘疾皆所弛舍者
也○施舍當作弛舍
鄉師以國比之法以時稽其夫家衆寡辨其老幼貴賤廢
疾馬牛之物辨其可任者与其施舍者施音弛○族師以邦
比之法帥四閭之吏以時屬民而校登其族之夫家衆寡
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可任者及其六畜車輦○閭胥以歲
時各數其閭之衆寡辨其施舍

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其舍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以歲時入其書

鄭曰登成也定也國中城郭中也晚賦而早免之以其所居復多役少野早賦而晚免之以其復少役多○鄭司農云征之者給公上事也舍者謂有復除舍不收役事也貴者謂若今宗室及關內侯皆復也服公事者謂若今吏有復除也老者謂若今八十九十復羨卒也疾者謂若今癃不可事者復之玄謂入其書者言於大司

徒○賈曰七尺謂年二十六尺謂年十五論語鄭注云六尺之孤年
十五以下晚校五年明知早校五年○臣謹案鄉老鄉大夫
三年大比獻賢能之書于王王拜受之亦經文則賢者能者
謂登此書者也不登此書者雖有才德不可免也○總
之夫家之征乃是丁錢不是口錢受九職者皆出夫布
故無職事者亦出夫布有職者又出職貢無職者但出夫布皆所謂夫家
之征而城中自七尺至六十野外自六尺至六十五非
此夫家之外別有算口之征也老者幼者窮者病者貴
者賢者皆不征豈可曰口算乎○又按六尺當是十六
非十五也古者十六至十九爲長殤

地官閭師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數以任其力以
待其政令以時徵其賦○縣師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
地域而辨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及其六畜車輦之稽三
年大比以歲時徵野之賦貢
臣謹案國中者城中也國中之賦閭師主之
遂人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及其六畜車輦辨其老幼
廢疾与其施舍者以頒職作事以令貢賦以令師田以起
征役○遂師以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六畜車輦辨其施舍
与其可任者經牧其田野辨其可食者周知其數而任之
以徵財征作役事○遂大夫各掌其遂之政令以歲時稽

其夫家之衆寡六畜田野辨其可任者与其可施舍者○鄭長以時按登其夫家比其衆寡○里宰比其邑之衆寡与其六畜兵器徵斂其財賦

臣謹案六重之賦厥目有三一曰夫家二曰宅廛三曰屋粟鄉師閭師載師旅師掌其徵斂也

載師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此宅廛之稅也鄭義以爲田稅故辨之於田制篇○漆林之征獨重者其利厚也漆林有征則楮竹之等其亦有稅矣

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
出夫家之征以時徵其賦

鄭司農曰宅不毛者謂不樹桑麻臣謂麻宜田種凡不種果蓏者乃為宅不毛也○田不耕者謂受田百畝若二十五畝者或有疾病或緣惰游蕪穢不治疑免其稅故言之○民無職事者天官大宰以九職任萬民地官閭師以八職任萬民凡不入此中者為無職事也○里布者宅稅也布者錢也雖宅不毛者猶納此錢与宅毛者同○屋粟者職貢也九職既分農者納粟每以三夫為一屋近者納總銍遠者納粟米見禹貢雖田不耕者猶

納此粟與田耕者同○夫家之征猶後世之口率也一男一女謂之夫家其鰥寡窮獨者無征故名之曰夫家之征也女謂男曰夫男謂女曰家○凡身有職事者各以其職貢其所有農者貢穀即屋粟圃者貢蔬工者貢器商者貢貨牧者貢畜嬪者貢布衡者貢山物虞者貢澤物見閭師其無職事者只納夫布見閭師

鄭司農曰里布者布參印書廣二寸長二尺以爲幣貿易物詩云抱布貿絲抱此布也或曰布泉也春秋傳曰買之百兩一布又廛人職掌斂布之緫布儳布質布罰布廛布○臣謹案布者錢也

鄭曰宅不毛者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空田者罰以三家之稅粟以其吉凶二服及喪器也見鄉師民雖有閒無職事者猶出夫稅家稅也夫稅者百畝之稅家稅者出士徒車輦給繇役○賈曰罰以二十五家之稅布謂口率出泉漢法口百二十也○趙商問田不耕其罪莫重宅不毛其罰當輕鄭答此法各當罰何以假他輕重乎○臣謹案二十五家每家八口則二百口也二百口每口百二十則其錢二萬四千也在吾東為二百四十兩以一年宅不毛之故猝徵錢二萬四千桀紂無此政也三家之田三百畝也鄭法旬稍縣都皆徵十二則三百畝之稅

六十畝也夫以不耕之田白地討出六十畝之粟桀紂無此政矣彼旣嬾惰不肯樹藝則其呰窳可知雖剝膚椎髓將何以了此稅乎夫家云者匹夫匹婦作家居生之名之（媒氏云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鄭云夫家男女之鰥寡者）鄭盡注三禮不知園廛爲何地園稅廛稅必欲各徵（見上節）不知夫家爲何物夫稅家稅又欲兩收先王之典章法度何以明矣

其答趙商之問亦硬而不辨矣

馬端臨曰周家立此法以警游惰之民蓋倍蓰而取以困之也無牲無盛無椁不衰其爲示罰一也然國用曷嘗仰給於此至孟子言廛無夫里之布則知戰國時以

以下職貢

成周所以罰游惰者爲經常之征斂矣是無罪而受罰也可乎○臣謹案鄭注一誤雖大儒皆不得發其蔀如是矣

王莽簒位以周官税民凡田不耕者爲不殖出三夫之税城郭中宅不樹藝者爲不毛出三夫之布民游手無事者出夫布一匹○西京以來解經本誤故王莽行王道如是也不亦羞乎

天官太宰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藪牧養蕃鳥獸五曰百工飭化八材六曰商賈阜通貨賄七曰嬪婦化治絲枲八

曰臣妾聚斂疏材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

鄭司農云三農平地也山澤也○臣謂草木者蓏蔬果實及桑麻苧漆之等○山澤之材材木金銀銅鐵羽毛齒革骨角之等○鄭曰澤無水曰藪○臣謂鳥獸六畜也○鄭司農云八材珠玉木石金革象羽○鄭曰行曰商處曰賈金玉曰貨布帛曰賄○臣謂出之曰生養之曰毓興之曰作變而成之曰化○鄭曰臣妾男女貧賤之稱臣謂臣妾卽今之奴婢易曰畜臣妾吉艮爲僕兌爲妾○疏材麤物也薪蒸芻茭散材之屬見委人○鄭司農曰轉移執事若今傭賃○臣謹案九職不言士者任

職將以徵貢士無所徵故不在計也卿大夫士府史胥徒皁隸之屬皆士也學道不成不沾官祿庶民也轉而爲九職則有職貢遂閒無事則有夫布也

鄭曰疏材百草根實可食者蔬不熟曰饉○臣謹案草根曰菜圃所出也草實曰穀農所出也非菜非穀則櫱材而已鄭說非也

地官閭師凡任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任工以飭材事貢器物任商以市事貢貨賄任牧以畜事貢鳥獸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凡無職者出夫布○凡庶民不畜者祭無

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椁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衰

臣謂農貢九穀者屋粟也非耡粟也○夫布錢也賈曰出夫布者亦出一夫口稅之泉也○鄭曰盛黍稷也椁周棺也不帛不得衣帛也不衰喪不得衣衰也皆所以恥不免○臣謹案工商虞衡之等皆不耕者也將祭無盛乎凡井田八夫選其強力者授之以百畝使大司馬編之爲卒伍以時教閱其餘夫受二十五畝者亦四四相束選其一夫充於軍額三夫助之亦爲一卒其片片小畮亦不可以四四相束者工商虞衡之等容亦耕作不充軍額但助軍役故制法曰不耕者無盛其婦女皆

可以治蠶績故制法曰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衰○又案任嬪以女事貢布帛則婦女亦有職貢○又按九職之中惟臣妾無職貢者疏材不足述也抑以其服屬他人本無私財不可以徵貢也臣妾者奴婢也

馬端臨云民無職者一而已載師出夫家之征閭師止言出夫布何也古人於游惰不耕及商賈末作之人皆於常法之外別立法以抑之閒民或出夫布或並出夫家之征夫布其常也並出夫家所以抑之也○又曰鄭注謂令出一夫百畝之稅則無田而所征与受田者等不幾太酷矣○臣謹案夫家之征一名夫布宅廛之征

一名里布馬氏以夫布与夫家之征看作兩項謂之抑閑民其義非也夫所謂抑閑民原是先儒之謬說夫閑民不可少也有閑民然後傭賃可得也有閑民然後行走可得也所謂閑民或助力於農圃或助力於虞衡或助力於工商芻牧之等故曰轉移執事大宰文其筋力勞苦有甚於常職之民特以身無職名故名之曰閑民非果白日敲枕終歲閑眠也先儒枉疾此人每欲懲之以酷罰豈不寃哉田不耕者亦未必無故不耕或有疾病或有事故不耕其百畝也然屋粟之法三三相束不可虧缺伊旣受田孰云不耕玆所以不許蠲免非欲行罰

而然也法曰夫三為屋屋三為井則屋粟者明是萬民相聯之物非不耕者之所獨納也耕者亦納不耕者亦納何云罰乎宅不毛者亦未必嬾惰不種或其牆屋接連廛地本窄不能種蔬果也然此里布之法廛地蔬果本自通計而立率（觀載師圖廛漆林之文可知其法）故曰宅雖不毛亦納里布非於恆法之外別立法以罰之也無職者之出夫布其法意亦然行罰之說原是白撰不足憑也禮曰垂綏二寸惰游之士（玉藻）惰游之罰如是足矣實徵財物有是理乎不耕者無盛不樹者無椁不畜者無牲不積者無衰亦所以勸民勤業不可曰罰也古人務實無

田則不祭見孟子以薦爲祭將亦謂之罰乎

天官大宰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曰祀貢二曰嬪貢三曰器貢四曰幣貢五曰材貢六曰貨貢七曰服貢八曰斿貢九曰物貢○臣謹案此諸侯之貢非庶民之貢也禹貢曰兗州厥貢漆絲厥篚織文青州厥貢鹽絺厥篚檿絲徐州厥貢夏翟厥篚玄纖揚州厥貢瑤琨厥篚織貝荊州厥貢羽毛厥篚玄纁豫州厥貢漆枲厥篚纖纊梁州厥貢璆鐵雍州厥貢球琳則周禮九貢之物也非所以徵於小民故任土作貢不分爲九等今姑略之

天官大府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以受其貨賄之入頒其

貨于受藏之府頒其賄于受用之府○凡邦國之貢以待
弔用凡萬民之貢以充府庫
賈曰九貢諸侯之貢○鄭曰九功謂九職也臣謂九功
者九職之所貢閭師之所掌文見上貢者功也卽諸聲閭師
八貢而已臣妾無所貢然虞衡分為二貢所以為九功也○
賈曰金玉曰貨布帛曰賄
內府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
用○司會以九貢之灋致邦國之財用以九賦之灋令田
野之財用以九功之灋令民職之財用
臣謹案大司徒土均之法以九等制天下之地征田所出

以作民職即九功以斂財賦即九賦則職貢亦分之爲九等与田九等賦九等一例也

遂師入野職野賦于王府

臣謂職者九功也賦者九賦也其中金銀珠玉中王府之用者入之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盡心下

趙曰國有軍旅之事則橫興此三賦也布軍卒以爲衣也縷紩鎧甲之縷也粟米軍糧也力役民負荷厮養之役也○林氏曰粟米之征百畝之田所出○臣謹案孟

子當戰國之時傷纍君汙吏徵斂無藝專以輕徭薄賦爲救時之藥故其言却與聖經不合兼又當時典籍都已散亾周人井助之法僅誦雨我公田之詩以證其推通之說況周禮六篇乎布縷之征粟米之征不可並行則何禹貢一篇玄纁纖縞檿絲絺紵布縷之征州有恒率而原田九等之外總結粟米又以賦民乎厥子征扈之役盡名六鄉之鄉使督力役之征將亦父子相離乎孟子所言必非經法趙爲是憫註之爲軍興之役欲以回護其失林乃以粟米之征歸之於井耡之粟則將云先王之法惟徵井稅餘皆緩之乎厥田厥賦禹貢明立

兩項禹貢者堯舜之法也堯舜旣用其二民將有殍乎
周禮者隱書也今人但讀孟子而孟子之義如此但讀
王制而王制之義如此但讀禹貢而禹貢之註以厥田
厥賦合之爲一事遂使九賦之法千古堙晦雖聖人復
起無以解民惑也賦法不明似若便民而民皆塗炭抑
何故也民分九職天之理也上雖不令民自分也民職
有九而惟農有稅工商嬪牧皆所恥言然則九職之賦
農者全當農其堪乎農夫憔悴田野日荒大本旣蹶生
理日竭皆賦法不明之故也王者建邦立極上事天地
宗廟下養羣臣百工祭祀賓客軍旅喪紀其費用不得

不廣不出於民將於何出既出於民無亦均乎爲愈乎既出於民無亦限節空嚴乎儒者一時大言務爲仁厚一絲一粒都不斂民驟聞其說豈不洒然可喜及其措之於當世也左跂右陷無以維持百官掛冠而四走衆胥納履而一空祭祀有期而牧人不共其牲餼人不共其粢賓客有期而行人不共其餼掌客不共其牢燧火有警而一將一卒無援枹荷殳而出者當此之時其可以孟子王制高談於廟堂之上乎必當無事之時聖主賢臣講明先王之法深察下民之情庶土交正成賦中邦以作金石之典行有未善者修而善之然後上下相

安可以永世此有國之急務也不此爲務若遇多慾之君引進奸諛之臣造爲掊克之法以行剝削之政怨詛朋興謗議喧沸則誣引聖經曲護己奸以流生民之毒亦必然之勢也當此之時高談透闊之言以沮先聖之法者將與奸諛聚斂之臣分其罪孽不可以自解也

經世遺表卷之

負累臣丁鏞撰

地官修制 賦貢制二

漢書云秦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始皇三十一年使黔首自實田

馬端臨云秦壞井田任民所耕不計多少已無所稽攷以爲賦斂之厚薄其後遂舍地而稅人則其繆尤甚矣

是年始令黔首自實田以定賦○臣謹案欲定賦法不可不察民貧富欲察貧富不可不自實其田不可以秦法非之也兼幷旣是秦法安得不實田乎自實者自首其實也井

地不均則實田之法不可以不講也

漢興高祖約法省禁輕田租十五而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食貨志云秦用商鞅之法月爲更卒已復爲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漢興循而未改

如淳曰更有三品正卒一月一更是爲卒更也貧者欲得顧錢顧通雇次直者出錢顧之月二千是爲踐更也天下人皆戍邊三日丞相子亦在戍調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以給戍者是爲過更也◯臣謹案商鞅毀井田井田既毀卒伍散亂乃調萬民以爲戍卒又徵免戍之錢以補官用其視先王之法顧誠何如秦卒以此戍卒

俾視夫家出征稅七字足正鄭玄之誤

之故至於亾國陳勝沛公皆乘戍卒之怨以起兵漢興猶未即改何也今我邦軍保之錢与此錢更錢其法相類亟宜停罷不可因也

漢書云高祖四年八月初為算賦○漢儀注云人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為一算為治軍並車馬

馬端臨云戶口之賦始於此古之治民者有田則稅之有身則役之未有稅其身者也漢法民年十五而算出口賦至五十六而除二十而傅給繇役亦五十六而除是且稅之且役之也○丘濬曰古者有田則有稅有身則有役稅出財役出力惟游惰無職事者則抑之俾視

夫家出征稅焉非有所利之也自漢計口出算之後則凡爲民者有身則有庸力役之外計口出財遂爲後世定制○臣謹案古者戶口之賦經有明文宅廛之稅今之所謂戶調也夫家之征今之所謂口錢也二者之外又有職貢農者貢粟工者貢器商者貢貨虞者貢材牧者貢獸嬪者貢絲先儒每云戶賦始於此口賦始於此舟車之算始於此商賈之算始於此關市之征始於此鹽鐵之利始於此然則堯舜三王之世凡賦貢爲名者都無一錢之徵唯於農夫斂其田稅乎先王有法後王無法先王之法精後王之法麤先王之法整後王之法

亂如斯而已豈可曰古無而今有乎制法精而整則民役均制法麤而亂則民役偏均則輕重不差而物情平偏則苦樂相懸而物情沸此民之所以怨今而慕古也且古者以其歲入節用而多蓄以備凶札以待軍興後世一歲之入用於一歲荒淫奢侈不思儲蓄凶札不救軍興加賦此民之所以怨今而慕古也戶口之賦始於漢民有是理乎

高祖十一年詔曰令獻未有程吏或多賦（獻者貢也）民多疾之令諸侯王及郡各以口數率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惠帝六年令民女子年三十不嫁五算○文帝偃武修文

六十錢元額也三錢頭子也

丁男三年而一事民賦四十

五算者漢律一算百二十錢惟賈人与奴婢倍算令使

五算罪謫之也越王句踐令曰女子十七不嫁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四十

者常賦歲一事每算百二十時天下民多故三歲一事

賦四十也◯臣謹案漢法百二十爲一算則六十三錢

者葢初年草剏之法也◯又按通考云蜀李雄薄賦曰

出錢四十文蓋文帝之遺法也

景帝二年令天下男子年二十始傅◯元帝時貢禹請民

年二十乃算

徐氏曰如淳曰律年二十三傅之年五十六乃免則民

在官三十有三年也今景帝更爲異制令男子年二十始傅則在官三十有六年矣〇臣謹案景帝之法中有變改其算差早故貢禹請二十乃算

昭帝元鳳四年詔毋收四年五年口賦〇漢儀注民年七歲至十四出口賦錢人二十三句二十錢以食天子其三錢武帝加口錢以補車騎馬〇又云人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

元帝時貢禹以爲古民無賦算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於民民産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至於生子輒殺宜令民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算天子下

其議令民產子七歲乃出口錢自此始○臣謹案弊法虐政之作皆由於經旨不明臣故曰治國之要莫先於明經也秋官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鄭注云男八月生齒女七月生齒）此其意在於知萬民之數以告皇天其祭司民乃是爲萬民所福豈有一毫徵賦之意哉其徵賦之期厥有大限見於鄉大夫野自十六國自二十然其所謂皆征之者本非算口而斂錢其一夫一婦自成一家者出夫布其受廛築室應納宅稅者出里布其分受九職各爲生業者出職貢職貢者農者納粟卽屋粟工者納器商者納貨虞者納材嬪者納絲無職之民

但納夫布免其職貢此先王之法也然則其所謂野十六國二十者亦未嘗以口而出錢或以家產若六畜車輦或以宅廛或以職貢曷嘗曰汝旣有口應納口錢乎特以古者十六以上必無無職之民其逐口徵賦与口賦相似也然名不可不正名曰口賦大不可也老者幼者貴者賢者罷癃殘疾鰥寡孤獨亦皆有口而未嘗徵錢名曰口錢有是理乎必有口者皆納然後方可謂之口錢也夫三歲以上牙齒纔具不能自食其力爲其父母者毫無賴力勞於鞠育無子者無憂多子者多憂理宜蠲恤乃反加賦於此人乎今有貧士三旬九食不耕不賈

者生有六七箇子女飢不能餔之凍不能衣之咨咨戚
戚顧其速死乃縣吏臨門責出六七口賦錢其傷天地
之和壞國家之體顧當何如口錢者天下之虐政三代
之所不爲必不可議者也漢武帝時果以此殺子後王
知所監矣
晉武帝戶調之式男女年十六已上至六十爲正丁十
五以下至十三六十一以上至六十五爲次丁十二以
下六十六以上爲老小不事　臣謹案老者幼者上除
下除其法有可取也
宋孝武時王敬弘上言舊制八年十二半役十六全役

令皇化維新十五至十六定為半丁十七為全丁帝從之○北齊之制男子十八以上六十五以下為丁十六以上十七以下為中丁六十六以上為老十五以下為小○後周之制凡人自十八至五十九皆任於役一云自十八至六十四与輕疾者皆賦之○隋文帝頒新令男女三歲以下為黃十歲以下為小十七歲以下為中十八歲以上為丁以從課役六十為老乃免開皇三年乃令人以二十一成丁○開皇十年百姓年五十者輸庸停役○煬帝即位戶口益多男子以二十二為丁

唐制民始生為黃四歲為小十六為中二十一為丁六

十爲老○天寶三年更令民十八以上爲中男二十三爲上成丁○代宗詔曰男子二十五爲成丁五十五爲老○宋乾德元年令諸州歲奏男夫二十爲丁六十爲老女口不預○臣謹案喪服傳曰十九至十六爲長殤十五至十二爲中殤十一至八歲爲下殤殤之者爲其未成人也然則鄉大夫所謂六尺者當是十六以上其七尺者當是二十以上鄭玄以六尺爲十五者未可信也臣謂口錢決不可行丁錢乃古法也十六以上當爲半丁出半算一算百二十則半算當爲六十二十以上爲全丁乃徵全算女丁半算五十而免抑所空也歷代算丁之限或早

或晩不可爲典空以經例折之也

貨殖傳曰封者食租稅歲率戶二百每一戶徵錢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戶率二百故千戶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向戶百萬之家則二十萬率二千故百萬之家亦二十萬而更徭租賦出其中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

馬端臨云按漢法有口賦有戶賦口賦則算賦是也戶賦見於史者惟此然貨殖傳所言是封君食邑戶所賦然則地土之不以封者縣官別賦之歟抑無此賦也○

臣謹案口賦之法每口百二十戶賦之法每戶二百若云戶口兩徵則民役太重若云戶口合徵則雖一夫一

婦以成一戶而其錢太少二口之算二百四十豈可知乎戶有貧富而通徵二百口有衆寡而皆徵百廿若猗頓無子則歲納極少黔婁多子則歲納倍蓰天下其有是乎自漢以降如禘既灌臣不欲觀之矣歲萬息二千者謂子錢殖利之法春散一萬則至歲終其息錢二千也

昭帝元鳳二年令三輔太常郡得以菽粟當賦〇元平元年詔減口賦錢什三〇宣帝本始三年詔傷旱者毋出租賦〇四年詔地震傷甚者勿收租賦〇甘露元年減民算三十〇成帝建始元年減賦算四十〇鴻嘉四年郡國被災害什四以上民貲不滿三萬勿收租賦〇章帝建初三

年詔以布帛爲租○安帝元初元年詔除三輔三歲田租更賦口算

臣謹案漢制百二十爲一算此云減算或三分減一或四分減一也○又按漢代每遇凶荒必蠲租賦不可勝記今姑略之

桓帝延熹八年初令郡國有田者畝稅斂錢畝十錢○靈帝中平二年稅天下田畝十錢又名修宮錢

靈帝欲鑄銅人而國用不足乃詔調民田畝稅十錢陸康上疏諫之○馬云章帝時以穀貴乃封錢以布帛爲租則錢帛蓋嘗送用矣此所謂畝稅斂錢乃出於常賦

三十取一之外今所謂稅錢始此○臣謹案春秋以上用田賦者魯哀公也春秋以降用田賦者漢桓靈也

魏武帝制賦戶絹二匹綿二斤○晉武帝平吳之後制戶調之式丁男之戶歲輸絹三匹綿三斤女及次丁男爲戶者半輸其諸邊郡或三分之二遠者三分之一夷人輸賨布戶一匹遠者或一丈○不課田者輸義米戶三斛遠者五斗極遠者輸筭錢人二十八文

馬端臨云兩漢之制三十而稅一者田賦也二十始傅人出一算者戶口之賦也今晉法如此則似合二賦而爲一也○臣謹案漢代戶賦都無明文魏晉以下亦無

口錢之說則兩漢之口錢變而爲魏晉之戶調非兩徵也戶調之法勝於口賦然堯舜以來賦分九等周禮六畜車輦必令有司周知者欲視其貧富差爲九等也古分九等今分二等其法麤矣聖人心精後人心粗精者制法則其賦均粗者制法則其賦不均皆此類也

孝武帝太元二年定田收租之制王公以下口稅三斛惟蠲在身之役○八年又增稅米五石

宋文帝元嘉中孫豁上表曰武吏年滿十六便課米六十斛五十以下至十三皆課三十斛一戶內隨丁多少悉皆輸米且十三兒未堪田作便自逃匿戶口之減寔

此之由空受量課限使得存立○馬云宋制与晉制懸絶殊不可曉豈所謂六十斛者非一歲所賦耶當攷○

臣謹案北齊之制京城四面三十内爲公田受公田者執事官一品以下逮于羽林武賁各有差則所謂戸稅三斛增稅五石以至三十斛六十斛皆公田之所出無可疑也

宋孝武帝大明五年制天下人戸歲輸布四尺

臣謹案此必常賦之外別輸布四尺也常賦不能止此

後魏之制每調一夫一婦帛一疋粟一石人年十三以上未娶者四人出一夫一婦之調奴任耕婢任績者八口當

未娶者四耕牛十頭當奴婢八其麻布之鄉一夫一婦布一疋大率十疋十五疋爲公調二疋爲調外費三疋爲內外百官俸

臣謹案牛馬奴婢但當視其衆寡以定九等以牛十頭當奴婢八豈中理乎中殤之年不空有調乃以未娶者四人當一夫一婦豈中理乎衰亂之法其荒雜如此

後魏孝文太和八年戶增帛三匹粟二石九斗以爲官司之祿先是天下戶以九品混通戶調帛二匹絮二斤粟二十石又入帛一匹二丈委之州庫以供調外之費至是增之○莊帝即位因人貧富爲租輸三等九品之制千里內

納粟千里外納米上三品戶入京師中三品入他州要倉
下三品入本州○靜帝時諸州調絹悉以四十尺爲度
孝明時張普上疏曰高祖廢大斗去長尺改重秤所以
愛百姓從薄賦自兹以降漸漸長闊令百官請俸祇樂
其長闊厚重無復準極得長闊厚重者便云其州能調
絹布橫發美稱以亂視聽此百司所以仰負聖明者也
請依官度官秤計其斤兩廣長折給請俸之人○臣謹
案凡徵布帛宜令長闊有度輕重有數如張普之說也
北齊文宣帝始立九等之戶富者稅其錢貧者役其力○
武成之時定令率人一床調絹一匹綿八兩

臣謹案後魏以來皆九等以斂民也人一床者夫婦同牀也九等之差有上戶中戶下戶之分有上梟中梟下梟之目其視前代頗有條理也

後周之制司賦、掌賦均之政令有室者歲不過絹一匹綿八兩粟五斛丁者半之其非桑土有室者布一匹麻十斤丁者又半之豐年則全賦中年半之下年一之皆以時徵焉若艱凶札則不徵其賦

臣謹案有室者周禮所謂夫家之征也丁者周禮所謂國中六尺野七尺也後周之法皆摹擬周制寖有可觀蓋此時經學稍明故也

隋文帝依周制役丁爲十二番匠則六番丁男一牀租粟三石桑土調以絹絁麻土調以布絹絁以匹加綿三兩布以端加麻三斤單丁及僕隷各半之有品爵及孝子順孫義夫節婦並免課役○開皇三年減十二番每歲爲三十日役減調絹一匹爲二丈○煬帝卽位戶口益多府庫盈溢乃除婦人及奴婢部曲之課

臣謹案丁男一牀者夫家之征也單丁半之者六尺七尺之征也皆據周制覽者宜察焉繒似布曰絁似冰曰綾

唐武德二年制每丁租二石絹二匹綿三兩自茲之外不得橫有調斂

臣謹案歷代賦斂若是其重者所謂一丁皆受田一頃
絹布綿麻皆田役兼身貢也故租止二石而他物更多
也
唐武德七年始定均田賦稅凡天下丁男十八以上者給
田一頃（節）凡授田者丁歲輸粟二石謂之租丁隨鄉所出
歲輸絹綾絁各二丈布加五之一綿三兩輸布者麻三斤
謂之調用人之力歲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者日爲絹三
尺謂之庸有事而加役二十五日者免調三十日租調皆
免通征役並不過五十日（）玄宗開元八年頒租庸調法
于天下

新唐書食貨志云每丁輸粟二斛稻三斛調則歲輸絹二匹綾絁各二丈布加五之一綿三兩麻三斤非蠶鄉則輸銀十四兩○陸贄曰有田則有租有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天下爲家法制均壹雖欲轉徙莫容其姦○程迥曰杜佑作理道要訣稱宇文融之功陸贄稱租調法曰不校閱而衆寡可知是故一丁之授田決不可令輸兩丁之賦非若兩稅鄉司能開闔走弄於其間也史臣曰州縣希融旨空張其數務多其獲盍與陸贄之說背馳豈史臣未稽其實耶○臣謹案百畝之稅只粟二石二十斗太輕也一戶之賦銀十四兩太重也用民之力

歲至二句太濫也唐制戶分九等而租庸調無九等之文何以謂之良法令不可知也

代宗大曆四年敕天下及王公以下今後安準度支長行旨條每年稅錢上上戶四千文上中戶三千五百上下戶三千中上戶二千五百中中戶二千中下戶千五百下上戶一千下中戶七百下下戶五百文其見任官一品準上上戶稅九品準下下戶稅餘品並準此依戶等稅○百姓有邸店行鋪及爐冶準本戶二等稅其寄莊戶準八等戶稅寄住戶準九等戶稅諸道將士莊田並從九等輸稅

馬云以錢輸稅而不以穀帛以資力定稅而不問身丁

人皆以爲行兩税以後之弊今觀此則由來久矣○臣
謹案三代之時民産既均其賦斂宜無差等然六畜車
輦園林之數猶必切切然算之以分九等大司徒況於後
世兼并不禁民之貧富邈若天壤何得不分爲九等乎
大曆之制家爲中理但王公爵列五等朝臣官備九品
猶皆与小民同牽徵其戶賦則天下遂無尊卑貴賤之
等君子小人之級矣惡乎可哉斯其爲後世之法也歟
德宗建中元年楊炎爲相遂作兩税法夏輸無過六月秋
輸無過十一月置兩税使以總之
先計州縣每歲所應費用及上供之數而賦於人量出

制入戶無主客以見居爲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不
居處而行商者所在州縣稅三十之一度所取与居者
均使無僥利其租庸雜徭悉省而丁額不廢其田畝之
稅以大暦十四年墾田之數爲定而均收之遣黜陟使
按諸道丁產等級免鰥寡惸獨不濟者敢加斂以枉法
論○舊制三百八十萬五千使者按得主戶三百八十
萬客戶三十萬天下之民不土斷而地著不更版籍而
得其虛實歲斂錢二千五十餘萬緡米四百萬斛以供
外句錢九百五十餘萬緡米千六百餘萬斛以供京師
天下便之○史臣曰租庸調法以人丁爲本開元後久

不爲版籍法度廢弊丁口轉死田畝換易貧富升降悉非向時而戶部歲以空文上之王鉷爲戶口使務聚歛乃按舊籍除當免者積三十年責其租庸入苦無告法遂大弊至德後天下兵起入口凋耗版圖空虛賦歛之司莫相統攝紀綱大壞王賦所入無幾課免於上而賦增於下是以天下殘瘁蕩爲浮人鄉居土著者百不四五炎疾其弊乃請爲兩稅法以一其制議者以爲租庸調高祖太宗之法不可輕改而帝方任炎乃行之自是吏姦無所容輕重之權始歸朝廷矣○馬曰宇文融楊炎皆以革弊自任融則守高祖太宗之法炎則變高祖

太宗之法然融守法而人病之則以其逼脅州縣妄增逃羨以爲功也炎變法而人安之則以其隨順人情姑視貧富以制賦也今必優融而劣炎則爲不當於事情矣○臣謹案兩稅者夏稅秋稅也通鑑注夏稅則二麥登場蠶絲新成綾絹之屬以此時徵之也秋稅則五穀登場麻績新成絁布之屬以此時徵之也田稅二石在兩稅之外也兩稅之名起於代宗之時舊法亦夏稅秋稅楊炎特潤色之而已舊以丁口爲本今以家產爲宗人多病之竊嘗論之堯舜三王之世田分九等賦分九等田固空然賦則奈何當時天下之民一家受田百畝無貧富也

然六畜車輦必切切然打算以察其貧富故曲禮曰問士之富數車以對問庶人之富數畜以對斯其驗也園圃有利則察其贏羨漆林有利則察其贏羨見載師先王之察民貧富以正賦斂之差如是況在後世兼幷日甚富者田連郡縣貧者室如懸磬為民父母者其所以察民貧富也視諸三古宜倍精倍嚴顧乃以丁為本不察貧富歲入萬貫者出一率朝不慮夕者出一率使富者侵蝕王土無所助公貧者顛連溝壑貢其膏血豈良法乎祖庸調之法成於唐高祖武德七年當此之時秦王世民未及當國中外危疑未有遠慮其所制法豈必如

堯舜三王之典文理密察天成鐵鑄傳之萬世而無弊
予雖非天寶之亂此法之久而潰裂其勢然也楊炎虐
殺劉晏中外側目故兩稅之法人多毀之其實善變也
然其分等差率多少之數不見於史冊其所謂一等二
等之稅都不可詳意者与大曆九等之制不甚相遠也
陸贄奏議云租庸調舊法乃是聖祖典章行之百年人
以爲便令刱兩稅之制乃搜摘郡邑劾驗簿書每州各
取大曆中一年科率錢穀數最多者便爲兩稅定額此
子採非法之權令以爲經制總無名之暴賦以立恒規
足務聚財豈云恤隱夫財之所生必因人力工而能勤

則豐富拙而兼情則屢空是以先王之制賦入也必以丁夫爲本無求於力分之外無貸於力分之内故不以務穡增其稅不以輟稼減其租則播種多不以殖產厚其征不以流寓免其調則地利固不以飭勵重其役不以窳怠蠲其庸則功力勤如是然後能使人安其居盡其力相觀而化時靡遁心雖有惰游不率之人亦已懲矣兩稅之立則異於斯唯以資產爲宗不以丁身爲本資產少者則其稅少資產多者則其稅多曾不悟資產之中事情不一有藏於襟懷囊篋物雖貴而人莫能窺有積於場圃囷倉直雖輕而衆以爲富有流通蕃息之

貨數雖寡而計日收贏有廬舍器用之資價雖高而終歲無利如此之比其流實繁一槩計估算緡宜其失平長僞由是務輕費而樂轉徙者恆脫於傜役敦本業而樹居産者每困於徵求此乃誘之爲姦敺之避役力庸不得不弛風俗不得不訛閭井不得不殘賦入不得不闕復以創制之首不務齊平但令本道本州各依舊額徵稅急於聚斂懼或蠲除不量物力所堪唯以舊額爲準舊重之處流亾益多舊輕之鄉歸附益衆有流亾則已重者攤徵轉重有歸附則已輕者散出轉輕高下相傾勢何能止又以謀始之際不立科條分遣使臣凡十

餘華專行其意各制一隅遂使人殊見道異法低昂不類緩急不倫逮至復命于朝竟無類會裁處其於踳駁胡可勝言○臣謹案陸贄君子也楊炎小人也然租庸之法未必純善兩稅之法未必純惡贄言太偏是其病也其論兩稅之病有然有否臣試論之○其以大曆中㝡高之率立之爲定額楊炎之失也凡平賦之法上量國用下量民力國用之必不可減者民雖苦不可以不斂民力之必不可堪者國雖艱不可以不輕不量民力先以㝡高之率立爲恆規設令民力可堪其名已不清此楊炎有失贄之言是也○其云先王之法必以丁夫

為本者此贅之言不通也先王之世民產大均以丁為本其賦亦平然而六畜車輦必切切然算之分為九等況於後世民之貧富霄壤相懸夫安得以丁為本乎先王之法力田者不增其稅不耕者不免其粟然今之貧富奚但力田之富不耕之貧而已哉富者不耕而素封貧者力田而赤立使禹稷周公制法於今日其果槩貧富而一之乎此贅之言大非也○其云貲產之中事情不一者贅言切實然囊橐金篋銀封而不動人莫能窺者彼自守錢虜而已雖至百年其無贏羨与赤貧者等不足以厚斂也其囊篋之物一或翻動人則窺之從而征

之又何不可算緡之際雖或失實大約富而後曰富貧
而後曰貧病其失實遂混貧富則素封一率赤貧一率
其爲失實不尤大乎此贄之言大非也○其云懼或竊
除惟以舊額爲準者此楊炎有失贄之言是也夫一王
之制法也通軌九州冒之以一率內外遐邇衡之以一
秤然後方可曰庶土交正底愼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
邦也舊輕之鄉增之使平舊重之鄉減之使平舊平之
地因之使平增者怨之而操法者不驚減者頌之而操
法者不德然後方可曰爲民父母今也密算諸州度輕
者無多重者實衆於是寧失於輕所惜在重惟以舊額

爲準不以一例求乎此楊炎之姦曾無樂善之心惟以益上爲急贄之言是也○其云分遣使臣殊見異法者此非兩稅之法之罪也使不得人各行其志有此不均贄宜力請於其十輩之中選其能者數人各授規範俾遵一軌可矣執此末失毀其本法豈公論乎此則贄之言不必然也

陸贄奏議云穀帛者人之所爲也錢貨者官之所爲也是以國朝著令租出穀庸出絹調雜出繒纊布麻非此族也不在賦法列聖遺典粲然可徵曷嘗有禁人鑄錢而以錢爲賦者也今之兩稅獨異舊章違任土之通方

效算緡之末法不稽事理不揆人功但估資產為差便以錢穀定稅臨時折徵雜物每歲色目頗殊唯計求得之利宜靡論供辦之難易所徵非所業所業非所徵遂或增價以買其所無減價以賣其所有一增一減耗損已多且百姓所營唯在耕織人力之作為有限物價之貴賤無常而乃定稅計錢折錢納物是將有限之產以奉無常之輸也○臣謹案贄說有本有原夫孰曰不可雖然臣嘗見之民之寂樂輸者錢也其次穀也其寂苦者布帛也葢布帛為物有長短焉有闊狹焉有疏密焉有厚薄焉有精麤焉有美惡焉民試以惡官求其美一疋

之納三退四斤吏緣爲奸百弊紛興此所謂古今一律華東一轍也穀粟爲物亦有精麤其斗量亦有平盈官一失檢民受其害唯錢之爲物百則曰百千則曰千不用衡尺不用斗斛數旣無缺無可執言雖本上造今旣下散有穀有布自亦得錢不可曰責其所無也但聚斂之臣逐利而忘義布賤則徵錢布貴則徵布官常居利民常處害此民之所以不服也但求便民不顧裕國則凡賦斂皆以錢輸亦可也但百官有俸三軍有賜布帛之徵不可無也其空麻空桑之鄕空以布帛定額賤亦勿卻貴亦勿饒則民斯無怨矣其非土空者或以錢徵

或以穀徵無所不可陸贄必欲廢錢而徵布其論亦偏矣白居易詩云私家無錢鑪平地無銅山胡爲秋夏稅歲歲輸銅錢當時民情蓋不願予納錢也馬端臨云歷代口賦皆視丁中以爲厚薄然人之貧富不齊由來久矣今有幼未成丁而承襲世資家累千金者乃薄賦之又有年齒已壯而身居窮約家無置錐者乃厚賦之豈不背繆令兩稅之法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尤爲的當宣公所謂計估算緡失乎長僞挾輕費轉徙者脫徭稅敦本業不遷者困斂求乃誘之爲姦敺之避役此亦是有司奉行者不明不公之過非法之弊葢力田務本与商賈逐末皆足以致富雖曰逐末者易於

脫免務本者困於徵求然所困猶富人也不猶愈於庸調之法不問貧富而一槩按元籍徵之乎自兩稅之法行而此弊革矣豈可以其出於楊炎而少之乎○臣謹案馬氏之論平允中理矣

經世遺表卷之

負累臣 丁鏞 撰

地官修制 賦貢制三

建中三年詔增天下稅錢每緡二百○貞元八年劒南節度使韋皐又增稅十二以給官吏○貞元四年詔天下兩稅審等第高下三年一定戶

初定兩稅貨重錢輕旣而貨輕錢重度支以稅物頒諸司皆給本價繆以濫惡督州縣剥價謂之私納比大曆之數再倍又癘疫水旱戶口減耗則刺史析戶張虛數以寬責逃死闕稅取於居者安居不遷之民賦役日重

○陸贄上疏請釐革其弊曰上段已見上每道各令知兩稅判官一人赴京与度支類會參定通計戶數以配稅錢輕重之間大約可準又量土地之沃瘠計物產之多少倫比諸州定爲兩等州等下者其每戶配錢之數少州等高者其每戶配錢之數多多少已差悉令折衷仍委觀察使更於當管所配錢數之內均融處置務盡事宜就於一管之中輕重不得偏併雖或未盡齊一決當不甚低昂○河南人齊抗曰今錢重貨輕而以錢爲稅人力竭而有司不覺農人有所布帛而已又有鼓鑄以助國計何必取於農人哉疏入亦不報○臣謹案兩稅之法

其大病有一曰國入有恒率民賦無定額也惟此一病本領已誤行之十年枝流靡弊不可救也先王之法但以民賦領其法式而國入多少未有恒率此鄉不加多彼鄉不加少平年如其規式則國入多凶年視年蠲免則國入少蓋先王之時勤儉節用一年所入不盡爲一年之用蓄其餘羨以待凶荒故其法一定久而無弊今兩稅之法國入之數定爲恒率民有盛衰而此率不動歲有豊儉而此率不動故此州彼州其賦民之數有輕重去年今年其賦民之數有多少國入堅如鐵壁民賦變如流沙其勢不得不潰決而後已此其立法之未善

者也先王之法下出有恆而上入無定衰亂之法上入有恆而下出無定上入無定則節用蓄羨以待凶荒其道可久也上入有定則一年之斂僅支一年其道不可久也王制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此奚但穀粟爲然賦斂所入尤宜然也區區節目之疵何足論哉

建中四年初行稅間架除陌錢法

趙贊奏行二法所謂稅間架者每屋兩架爲間上屋稅錢二千中稅千下稅五百吏執筆入人室廬計其數或有宅屋多而無他資者出錢動數百緡敢匿一間杖六

十賞告者錢五十緡所謂除陌錢者公私給與及買賣每緡官留五十錢給他物及相貿易者約錢爲率敢隱錢百杖六十罰錢二千賞告者錢十緡其賞錢皆出坐事之家愁怨之聲盈於遠近是年趙贊貶爲播州司馬○胡寅曰手實之法自室廬而及於金盎狗鷄不甚於稅間架乎入官者以百爲陌其出也留其二十有三不甚於墊陌錢乎前世以此喪邦後世以此理財謂人主可欺也豈非孟子所謂民賊乎○臣謹案古者宅廛有稅間架之稅所未聞也商賈貿賑者輸其什一或二十稅一則有之矣田園買賣公私給与安有征乎除陌乃亂亾之法也

○手實法者呂惠卿所為也

後唐同光四年以軍食不足勑河南尹預借夏秋稅民不聊生

臣謹案一年之賦以支一年無復蓄積之法則其弊必至於預借無足怪者

宋太祖建隆四年詔夏秋稅逋欠者須於限內前半月了足○乾德六年令川陜人戶兩稅以上輸納錢帛每貫收七文每疋收十文絲綿一兩茶一斤稈草一束各一文謂之頭子錢

臣謹案兩稅之法歷五季以至於宋因而不變也○頭

子錢者如今我邦之耳錢然耳錢吏食之宋之頭子錢遂充公用尤不可也

八年詔令後民輸稅紬絹不滿疋者許計丈尺納價錢毋得以三戶五戶聚合成匹送納煩擾

臣謹案布帛之不滿匹者兩合四合以輸全匹於民未必爲害此條未允

大明之制賦稅一出於田役民之力一以黃冊爲定分其人戶爲上中下三等其大小雜泛差徭各照其等不拘定制非若唐人民有常調役有定日

丘濬曰東南財賦之淵藪也自唐宋以來國計咸仰於

是其在今日尤爲切要重地韓愈謂賦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觀之浙東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蘇松常嘉湖五郡又居兩浙十九也考洪武中天下夏稅秋糧以石計者總二千九百四十三萬餘而浙江布政司二百七十五萬二千餘蘇州府二百八十萬九千餘松江府一百二十萬九千餘常州府五十五萬二千餘是此一藩三府之地其民租比天下爲重其糧額比天下爲多今國家都燕歲漕江南米四百餘萬石以實京師而此五郡幾居其半諺曰蘇松熟天下足一方得安則四方咸賴之矣

○臣謹案賦役一出於田非良法也禹貢一

篇從來誤解二千餘年每欲以田而爲賦此生民之巨瘼也周禮不可以不講◯又按大明之制亦稱夏税秋糧則仍是楊炎兩税之遺法其云民無常調者謂不用二十日力役之舊例也

今中國之制亦以田税民賦合之爲一地有五等其斂以差

聞見錄云賦民之制其入有二一則丁銀民自十八限六十爲丁輸銀而因其土俗之豐儉省各異制自一錢二分至五分六分畝則廣一步（四尺五寸爲一步云）長二百四十步爲一畝而地有田地山場蕩五品之等田即水田一

畝收米四升銀五分四釐地卽旱田二畝當田之一畝山卽種茶苧桑麻之地三畝當田之一畝場卽房屋園圃之地四畝當田之一畝蕩卽汙澤種菱蓮養魚鼈之地五畝當田之一畝此爲中二道制所謂中二道者江南浙江南八道亦如此而其中不運糧處則米皆折銀所謂南八道者江西湖廣福建廣東廣西四川雲南貴州也北六道則地品差下所賦亦減而無水田只收小米所謂北六道者順天奉天山東山西河南陝西也其法大率如此○又曰南直吳江則一畝賦銀五錢米四斗或云大明太祖時張士誠在蘇州城久抗王師旣拔

定稅如此遂以爲常〇又曰關東則旗下爲多而民不能爲百分之一官地居半而民田甚瘠故等田以日耕爲準約六畝爲一日耕而所收比他道特少〇臣謹案五等之地其率倍差卽賈逵井收九等之遺意賈說見春秋正義襄廿五然旱田或勝於水田不必二當一也苧麻或勝於黍稷不必三當一也菜圃歲收厚利不可与房屋同也此或傳聞有誤然田地山場蕩別爲五品則已自宋元有然者矣〇又按蘇州之最高率自古本然非因張士誠而有增也此亦傳聞之誤

以下關市之賦

地官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征廛○凡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罰其人凡所達貨賄者則以節傳出之○凶札則國無關門之征猶幾

鄭曰節璽節也自外來者則案其節而書其貨之多少通之國門國門通之司市自內出者司市爲之璽節通之國門國門通之關門參相聯以檢猾商○征廛者貨賄之稅与所止邸舍也邸舍出市如市廛○從私道出避稅者則没其財而撻其人○傳如今移過所文書○猶幾謂無租稅猶苛察不得令姦人出入○臣謹案關所以征

於商也市所以征於賈也行商之利大於坐賈若征賈而不征商則民役不均此所以先王之法關市必並舉也然適千里者每關輸稅則民不堪矣故旣受其稅乃爲璽節以賜之使之周流天下再無滯關此先王之良法也後世步步攔住求索無厭以無璽節之法也先王之法胡不效之乎

質人掌成市之貨賄人民牛馬兵器珍異凡賣價者質劑焉大市以質小市以劑掌稽市之書契同其度量壹其淳制巡而攷之犯禁者舉而罰之凡治質劑者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國朞期內聽期外不聽

鄭曰人民奴婢也○大市人民馬牛之屬用長券謂質也小市兵器珍異之物用短券謂劑也○臣謂書契私券也質劑公券也○杜子春云淳當爲純謂幅廣制謂匹長也○鄭曰齎券契者來訟期內則治之後期則不治○臣謹案質劑之法令市之賣價者皆出公券出公券則收質布布錢也無公券而有犯禁則或沒入其貨或收其罰布先王之世納民於軌度之中令行禁止故設法如此民無犯者衰亂之世上無惠澤下多奸惡猝施之以此法怨者朋興犯者接踵必先之以德教然後此法乃可議也

廛人掌斂市絘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而入于泉府○廛者斂其皮角筋骨入于玉府

鄭曰布泉也鄭司農云絘布列肆之稅布○鄭曰總布謂守斗斛銓衡者之稅也○質布者質人之所罰犯質劑者之泉也質劑市券也○罰布者犯市令者之泉也○廛布貨賄諸物邸舍之稅○鄭曰其無皮角及筋骨不中用亦稅之○臣謹案先王之世治成制定上下相習故市稅之錢其名有五而民不輕犯吏不横侵得行其法後世征斂之法其名目宂簡不可以如是也

司市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

鄭曰金銅無凶年因物貴大鑄泉以饒民○臣謹案上有錢而后可以移粟下有錢而后可以致粟凶年鑄錢凡以是也

王安石曰關市共王膳服者百物珍異於此乎在也凶荒札喪關市無征王於是時亦不舉而素服也○陳傅良云富有四海而一人之奉特居經費之九一如是足矣○臣謹案若如孟子之義則關市無征有征則爲橫斂以橫斂之物共天子之衣食不亦羞乎農夫汗流脊息人主征而食之胡獨安心富商大賈連車結駟運金銀錦繡人主征而食之胡獨靦顔撟諸天理而無可愧

攷諸王政而無可疑今人但讀孟子每以關市之征認爲不義之物豈不惑歟我邦坐市者其利雖纖皆有征課唯行商巨豪雖販穀萬石貿布千匹關不問焉津不問焉州縣不問焉唯一畮之田耕數斗之稻者剝之削之煎之爛之期見其流離散亾而後已斯可謂仁政也

予孟子所言者感憤傷世之言非先王之典章也

孟子曰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矣

趙曰廛市宅也古者無征衰世征之王制曰市廛而不稅周禮載師曰國宅無征法而不廛者當以什一之法征其地耳不當征其廛宅也○孟子曰古之爲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爲關也將以爲暴○趙曰今之爲關反以征稅出入之人○又曰古之設關但譏禁異言識異服耳不征稅出入者也故王制曰古者關譏而不征周禮大宰九賦七曰關市之征司關曰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譏王制謂文王以前也文王治岐關譏而不征周禮有征者謂周公以來孟子欲令復古之征○又曰助者井田什一不横稅賦若履畝之類○又曰周禮載師

曰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有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臣謹案孟子所欲去之者皆周禮之所有也王制即漢儒據孟子而爲之法趙註以爲周公以前之法其義非也周公九一之外明有屋粟魯宣公時屋粟變而爲畝稅此春秋所以譏之也

王制曰古者公田藉而不稅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林麓山澤以時入而不征夫圭田無征

臣謹按古者關市之征其稅額算率不見經文然明王在上羣臣用法必其所征輕薄均平民用無怨戰國之時槩君汚吏徵歛無藝使行旅齎咨商賈失利故孟子

欲拯一時之弊息去關市之征遂蠲夫家之布並除山澤之禁斷斷與虞制周制不合虞制益作朕虞不禁山澤何設虞官周制關市有征何得無稅王制者漢儒之所作也不考聖經但據孟子乃謂古法如此後之議法者又專以孟子王制爲天經地義賦法全晦經用潰裂無名之稅日新月盛生民塗炭不可救藥皆俗儒不達古典之過也可勝歎哉

齊語曰管仲相桓公諸侯稱寛焉通齊國之魚鹽於東萊使關市譏而不征

臣謹案治成制定旣阜旣安雖譏而不征可也

平準書曰漢高祖時凡市肆租稅之入自天子至于封君皆各自爲私奉養不領於天下經費○又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

臣謹案天子封君私自奉養所謂關市之賦共王之膳服也三代之法流下如此非高祖刱行也○臣伏念天下之利莫如商賈若其利旣厚又其名亦高則天下之人又誰有負耒耜入田疇者乎故先王重農士農相通禹稷躬稼伊尹躬耕俊秀之選通於畎畝故詩云攸介攸止烝我髦士此之謂也管仲曰農之子恒爲農野處而不暱其秀民之能爲士者必足賴也朱子曰古者士

出於農而工商不与焉此之謂也周禮曰不耕者無盛不蠶者不帛商賈不得衣絲亦三代之遺法非高祖創爲之也朴趾源熱河日記云今中國商賈雖文雅俊秀猶不得与擧人世族通婚序齒亦古風之流下者也周禮平民之賦有夫布里布而已至於商賈有絘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關稅邸稅擧貨算車之法奚獨漢高有是令哉

孝惠高后時爲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子孫亦不得仕宦爲吏○文帝時鼂錯說上曰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

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農夫之苦有千百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幷農人農人所以流亡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馬云漢初逐末之民不勤南畝而務聚貨於是立法崇農而抑商入粟者補官而市井子弟至不得爲吏可謂有所勸懲矣然利之所在人趨之如流水貨殖傳中所載大抵皆豪商鉅賈未聞有以

力田致富者至孝武時東郭咸陽以大鬻鹽孔僅以大冶領大司農桑弘羊以賈人子爲御史大夫而前法盡廢矣○臣謹案商賈利重故其稅亦隨而重此先王之法也其必抑商以困辱亦恐未善懋遷有無者禹稷之行也何必抑之乎

武帝元光六年初算商賈始稅商賈車船令出算

馬廷鸞曰武帝承文景富庶之後卽位甫一紀耳征利已至於此然則府庫之積其可恃哉興利之臣不知爲誰時鄭當時爲大司農以他日薦桑弘羊咸陽孔僅觀之益可疑也漢人多言汲鄭其實當時非黯比也○臣

謹案周禮鄉遂諸職皆算車輦六畜條條皆此既不可諱也編戶之民或有車輦以供運輸者亦皆細算無遺以差其賦斂等為九況富商大賈連車結駟以運海內之貨義舸大舶以通海外之物如之何其不算也秦漢之際四海雲擾典籍蕩殘無以考先王之典章唯以天下初定務與休息庶事草創未有定制至武帝之時典籍稍出規模漸成於是乎算車計船以均民賦顧乃大驚吐舌視為怪變豈不踈哉然則國之百用惟依田租淺削農夫渴其膏血而富商大賈毫髮不侵方可曰王政乎如其有侵空算其實務均其情恥算計之名厭考覈

之勞胡亂無法徵斂無藝則民之受害尢當何如汲黯忠戇之論誠有國之元氣然人臣恥言財賦惟好爲高談大言以擊掌事之臣則人主將誰与理財也且汲黯正人也其言固爲淸論其或有憸邪忌克之人乃以黨伐之心掊擊忠勤者又何限哉凡大言易爲也

元狩四年初算緡錢匿不自占占不悉句戍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

公卿請令諸賈人末作各以其物自占（猶言自首也）率緡錢二千而一算（此謂儲緡錢者也隨其用所施施於利重者其算益多）作有租及鑄（以手力所作而賣之）率緡錢四千一算（手作者得利差輕故算亦輕）非吏比者

三老北邊騎士輕車以一算凡民不為吏不為三老騎士苟有輕車皆出一算

商賈軺車二算商賈則重其賦也元光只算商車至是民庶皆不免◯賈人無得籍名田以便農犯者沒入◯馬曰算緡錢之法其初亦只為商賈居貨者設至其後告緡遍天下則凡不為商賈而有蓄積者皆被害矣◯丘濬曰古者關市之征蓋惡其專利就征其稅非隱度其所居積之多少而取之也武帝於元光初既算其行者之舟車至是又用公卿言凡居貨者各隱度其財物之多少嗚呼出諸途者既征其齎載之具藏諸家者又算其儲積之物取民之盡一至此哉◯又曰算商之車已為無名而又算民之車

与船遂使告緡者遍天下則凡民有蓄積者皆爲有司
所隱度矣○臣謹案一算者其錢百二十也漢法民無
尺土之資爲人傭耕者皆徵一算則緡錢四千而徵一
算者不足恤也不彼之憐唯此之恤其論偏矣○船之
大小差級最多五丈以上通徵一算不已麤乎軺車一
乘所載三百斤五丈船一隻所載什佰彼徵二算此徵
一算其可曰均賦乎凡船宜分九等不可麤計之如是
也○總之六畜車輦之算原是堯舜三王之法編戶皆
然況於商乎惟其告緡之法傷風敗俗使民相讎大不
可也令民手實又令鄉里公議酌定亦可以不遠於其

實斯則武帝失之矣

太初四年徙弘農都尉治武關稅出入者以給關吏卒食

臣謹案徙治以守關使輸其稅則將以補國用也豈惟關吏之食是給哉此假辭也

晉自過江至于梁陳凡貨賣奴婢馬牛田宅有文券率錢一萬輸估四百入官賣者一百無文券者隨物所堪亦百分收四名為散估歷宋齊梁陳如此以為常

晉史云人競商販不為田業故使均輸欲為懲勵雖以此為辭其實利在侵削

臣謹案此法必依據周禮質人之文而為之者然質人之收質布或是百一必無重

斂之理今一萬而收四百則百四之稅也不已重乎且所謂抑末之說其名不正本不可偏苦末不可偏樂輕其稅以平之則名正而言順矣又何必為抑末之說乎

自東晉至陳皆有津稅○宋孝武大明八年詔去歲不稔可停道中雜稅

南都西有石頭津東有方山津各置津主一人賊曹一人直水五人以檢察禁物及亾叛者荻炭魚薪之類小津並十分稅一以入官淮水北有大市自餘小市十餘所備置官司稅斂既重時甚苦之○臣謹案津關一也關既有譏則津宜一例然津關之征不過百一或為千

一無所不可直征什一民何以堪民曰本錢官曰利餘誰其正之商車之中本利並載而征其什一則此非什一直奪其半矣且纔過一津又逢一津纔過一關又逢一關若津津皆討關關不赦則行及千里貨其餘幾臣謂自内出者自首出關征其百一問其所適授以公文凡沿路所經至于終關皆使之識而不征其自外入者自終關攷其實數令至首關乃輸百一沿路所經皆使之識而不征其沿路所經亦有商旅自相往來則内次關爲首關外次關爲終關庶乎其無怨矣去來皆征慮有民怨宜二稅百一而

○津夫有刺船之勞其私給船價宜亦有制凡一

擔一錢一馬二錢一車四錢庶乎其得中矣

後魏明帝孝昌二年稅市入者人一錢其店舍又爲五等收稅有差○北齊黃門侍郎顏之推奏請立關市邸店之稅開府鄧長顒贊成之

臣謹案周禮司關有征廛之法鄭注謂之邸舍之稅此顏氏之所據也○又按入市之稅每人一錢此衰亂之法也北齊周隋或罷或復此未必上補國用抑官吏之橫侵也

唐武后時關市之稅不限工商盡稅行人又江津河口置舖納稅

鳳閣舍人崔融上議曰夫關市之稅者唯斂出入之商賈不稅往來之行人且如天下諸津舟行所聚千舳萬艘交貨往還令若置鋪納稅則檢覆遲留此津纔過彼鋪復止非唯國家稅錢更遭主司僦賂惟陛下詳之必若師興有費國儲多窘即請倍算商客加斂平人則國保富强人免憂懼天下幸甚○臣謹案行人之稅不法也至於往來船舶空用關節之法既稅一處周流無礙斯爲古法不可以全然無稅也

德宗時趙贊請諸道津會置吏閱商賈錢每緡稅二十竹木茶漆稅十之一以贍常平本錢帝納其策屬軍用迫蹙

亦隨而耗竭不能備常平之積

臣謹案每緡二十者百收其二也千文為一緡不亦過乎錢收千四之稅茶竹收百一之稅其亦多矣

宋太祖元年詔所在不得苛留行旅齎裝非有貨幣當算者無得發篋搜索

通考云關市之稅凡布帛什器香藥寶物羊彘民間典賣莊田店宅馬牛驢騾橐駝及商人販茶鹽皆算有敢藏匿物貨為官司所捕獲沒其三分之一以其半畀捕者販鬻而不由官路者罪之有官須者十取其一謂之抽稅自唐室藩鎮多便宜從事擅其征利宋朝凡州縣

皆置務大則置官監臨行者齎貨謂之過稅每千錢算
二十居者市鬻謂之住稅每千錢算三十大約如此然
無定制○陸九淵知荊州軍先是一日差使臣伺商人
於門檢貨給引務惟據引入稅出門又覆視官收無幾
而出入之費已多禁物亦或通行商苦多由僻途務入
日縮九淵罷去之即日揭示俾徑至務是日稅立增○
臣謹案齎貨由關者商販極少行旅居多行旅而輸其
稅不亦過乎然苟欲辨別商販皆託於行旅法又不成
空著為式凡諸路興販者若無關券不得貿易土物犯
者没入則其出者不得不稅關矣凡市肆入賣者若無

關券不得交付京賈犯者沒入則其入者不得不稅關矣夫然後行旅過稅一切嚴禁惟其所齎甚鉅者乃有薄征庶乎其中理矣

神宗熙寧七年詔減國門稅數十種錢不滿三百者蠲之

鄭俠奏議云建言者以諸門及本務稅額虧折皆是官員饒稅過多而吏人受財公共偷瞞不知乃爲市易拘攔商旅不行稅乃大虧也每納稅錢一百文別取事例錢六文以給專攔等已而所收之稅不及十文亦收事例錢十文只如苧麻一斤收錢五文山豆根一斤收錢五文却要事例錢十文○臣謹案關有吏卒不能無廉

然原稅之中折給幾員凡事例錢討出者雖銖金寸帛直用極律然後商旅可以行矣

哲宗元祐元年從戶部之請在京商稅院酌取元豐八年錢五十五萬二千二百六十一緡有奇以為新額自明年始

臣謹案此京稅也其諸路諸州之稅則四十萬貫以上者三處二十萬貫以上者五處十萬貫以上十九處五萬貫以上三十處五萬貫以下五十一處三萬貫以下九十五處一萬貫以下三十五處五千貫以下七十三處其錢不可量也

哲宗元祐八年商人載米入京糶者其力勝稅權蠲

兵部尚書蘇軾上言臣聞穀太賤則傷農太貴則傷末是以法不稅五穀使豐熟之鄉商賈爭糴以起太賤之價災傷之地舟車湢湊以壓太貴之直自先王以來未之有改也而近歲法令始有五穀力勝稅錢使商賈不行農末皆病廢百王不刊之令典而行自古所無之弊法百世之下書之青史曰收五穀力勝稅錢自皇宋某年始也臣竊為聖世病之○臣謹案行商之利莫大於穀粟他商皆征而販糴者獨免臣未見其中於理也凡商販之事皆損賤而益貴布帛魚鹽莫不皆然奚獨五

穀爲然惟所謂力勝稅者其率必過重故至於商賈斷絕務在輕薄不可以全蠲也

神宗元豐初王安石行新法既鬻坊場河渡又幷祠廟鬻之募人承買府界諸路坊場錢歲收六百九十八萬六千緡穀帛九十七萬六千六百石匹有奇

哲宗元祐八年侍御史劉摯言坊場舊法買戶相承皆有定額毋得增價新法乃使實封入狀唯利價高有舊纔百緡而益及千緡者請罷實封之法酌取其中定爲永額召人承買○馬云坊場即墟市也商稅酒稅皆出焉○丘濬曰所謂承買者凡有坊場河渡去處先募人

入錢於官承買然後聽其自行收稅以償之也墟市之聚集旣賣之津渡之往來又賣之甚至神祠之祭賽亦賣之為國牟利之瑣瑣至於如此虐民慢神不亦甚哉

○臣謹案承買者撲買也小曰承買大曰撲買其實一也撲者物之全也撲買者全買也此法起於宋太祖開寶之初終宋之世不能革也元初亦有此法有以銀五十萬兩撲買天下差發者有以銀五萬兩撲買燕京酒課者有以銀一百萬兩撲買天下河泊橋梁渡口者耶律楚材曰此皆姦人欺上罔下為害甚大咸奏罷之

大明之制每府立稅課司州縣各立為局設官以征商稅

凡商賈齎貨賄于四方者必先赴所司起關券

丘濬曰是即周禮節傳之遺制也節以驗其物傳以書其數也○臣謹案法當如此

船稅考

漢武帝元狩四年商賈船五丈以上一筭

臣謹案周禮鄉遂皆上六畜車輦之數所以察其貧富上下其賦也齊有舟鮫之官掌舟稅魚稅見春秋正義船車之算不自漢武始也○漢書西域傳贊云算至車船租及六畜書之為大變皆當時不明古制故也

唐制亦有船稅係於州郡其補縣官之用無文可知

唐書孔戣傳云戣拜嶺南節度使蕃舶泊步有下碇稅

始至有閱貨宴所餉犀排下及僕隸戒禁絶無所求索

○臣謹案此非縣官之税故孔戣得擅禁之也

宋神宗元豐二年汴河算船

有司言綱船爲商人附載有留阻之弊令洛水入汴無滯駛（時導洛以通于汴）請置堆垛場於泗州貫物至者先入官場官以船運至京稍輸船算從之

高宗建炎元年詔於平江崑山縣江灣浦量收海船税○

孝宗時除入戶內驢馳馬船契書之税

時重修淳熙法上諭輔臣曰凡有此條並令删去恐後世有算及舟車之譏○臣謹案算及舟車比之榷鹽榷

酒豈不清哉存其大者去其微者不可曰誠意也

宋史河渠志云申港以江陰軍釘立標揭拘攔稅船沙泥爲木標所壅淤塞尤甚〇臣謹案稅船者徵稅於商船也拘攔者執留而徵之也